

马识途文集

6

中短篇小说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马识途文集

6

中短篇小说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识途文集⑥中短篇小说 / 马识途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5. 5 (2006. 8 重印)
ISBN 7-5411-2352-8

I. 中... II. 马...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125 号

马识途文集⑥中短篇小说

MASHITU WENJI ⑥ ZHONGDUANPIAN XIAOSHUO

责任编辑 胡 焰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邓小林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文 诺等

书 号 ISBN 7-5411-2352-8 / I · 1973
开 本 700 × 1000 1/16
字 数 286 千
印 张 22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二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 (028)86259301

《马识途文集》编委会

顾 问

王 火

主 任

李 致

副主任

莫世行 宋玉鹏 何志勇

委 员

严福昌 金 平 曹纪祖

陈朝红 林文询 马万梅 卓 慧

卷首的话

——永远的遗憾

读者翻看这一部小说，一定感到奇怪，怎么在主体《秋香外传》之外，还有一篇中篇小说《三战华园》放在其前，几篇短篇小说放在其后呢。这正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话，而且是永远遗憾的话。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约写长篇小说，而且是写革命传统故事的。那个时候，解放不久，大家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先辈，有一种特别的崇敬之情，很想知道这些革命英雄人物的革命斗争故事，于是应运而生地出版了许多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长短篇小说。我虽然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受过文学大师们的科班训练，但是解放前我一直从事紧张的革命斗争，解放后又从事更加繁重的行政工作，我没有时间搞创作，也没有打算当一名作家。但是在建国十周年之际，老作家沙汀约我写一篇纪念性的革命回忆录《老三姐》，在《人民文学》上转载后，马上引起文学界的注意。主编陈白尘派编辑来约稿，我又写了一篇《找红军》，在《人民文学》上发了头条。这更引起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张光年（我们一块在昆明办过文学刊物）、侯金镜等同志的关注，说这个作者看来是一个有很丰富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文笔也好，颇有特点，一定要抓住，要他写革命传统小说。

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派编辑来约我写描写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我们商定写一部以大巴山为背景、描写四川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长卷《巴山风云》（后改名《风雨巴山》）。小说分三卷，第一卷是《雷神传奇》，第二卷是《秋香外传》，第三卷是《巴山黎

明》。我便开始编写故事梗概和人物小传，准备动手。可是因为我的工作实在很忙，又听从出版社的安排，先写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我的一切业余时间几乎全投进去了，还开了近二百个夜车，才算完成初稿。《巴山风云》自然无暇顾及了。偏偏这时候，《人民文学》社老派人来催稿，我只好把我为《巴山风云》写的人物小传中挑几个人物出来，先写成短篇小说，一连发表了五六篇。这就是《小交通员》《接关系》《回来了》和后来发表的中篇《三战华园》，连《老三姐》《找红军》一共是六篇。我没有想到这几篇小说发表后，篇篇都站住了，引起较大的反响。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韦君宜到成都来，批评我说：“你把我们预约的革命历史长卷《巴山风云》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全为了应付《人民文学》的索稿，抽出来改写成短篇发表了，而且几乎每一篇都站住了。这样，等于你把《巴山风云》中的几个英雄人物抽出来，生生地把一部好长篇糟蹋了。你再不能这样干了。还是写你的长篇吧。”于是我动手写第一卷《雷神传奇》。

但是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我不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自然也算是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那个钦定的“阎王殿”的“判官”之流的走资派，最早被推出来为文化大革命祭旗，定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且因为我写了不少小说，被判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然也是周扬黑帮。于是被抓去坐牢，写作材料全被抄没，便什么也写不成了。

我再开始写《巴山风云》，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事，写完《雷神传奇》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更是1992年的事了。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给我寄来样书，很抱歉地告诉我说，现在出版形势已经大变，一本书出版印多少，已经不由出版社自己决定，而由新华书店的“毛根儿”（所谓毛根儿，就是书店的年轻女售书员）决定了。她们喜欢的是那些很有卖点的书籍，自然就是那些很有看点的爱得死去活来、打得天昏地暗、笑得消肠化气的即所谓“三头”

(枕头，拳头，噱头)书籍。你写的这种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小说，她们认为没看头，不愿签订单，出版社只根据收到的订单数付印，一版印数还不到两千册。这使我大为吃惊，两千册，是我已出版的《清江壮歌》和《夜谭十记》第一版二十万册的百分之一。看起来革命似乎已经成功，不需要再读革命的书，描写革命斗争的书自然没有人愿意看了。我还以二十年之努力，去写革命传统教育的书，不是自己在冒傻气吗？罢了，我有吃有喝，过着优渥的离休生活，何必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这就是读者所看到的除了较完整的《雷神传奇》之外的《巴山风云》第二卷《秋香外传》的未完稿和根据第三卷《巴山黎明》素材所写的几个短篇。一部描写大巴山革命年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长卷，便在文化大革命遭殃之后又生不逢辰而夭折了。

现在出版社要为我出“文集”。我之所以主张把这一部残稿编入，倒不是有的朋友说的，这也是一种“残缺美”，也不是为了证实“一切创作都是缺憾的艺术”，而是因为那些曾经和我一块战斗的烈士和已逝去的战友，就连我身陷囹圄时，他们还老到我的梦中来，安慰和鼓励我，并且呼吁他们在文学中出世的权利。可怜我只能用这么简陋的残卷奉献给他们。风烛残年，我已无能为力了。

在这里我想把已经构思好的大概情节说一下，以免读者读起来没头没脑。如果读者还有兴趣的话，尽可以鼓动想像的翅膀，把我所提供的断简残篇连缀起来，构成一幅威武雄壮的画卷来。

读者如果读过了《雷神传奇》，就自然要问，书中主人公雷神牺牲以后，他的爱人秋香怎么样了？大家就可以从《秋香外传》里知道一个大概。她所在的游击队和入川的红军四方面军会合后，她参加了红军。不幸她被编入保卫局的队伍，她眼见许多忠诚的革命干部，其中许多是她素所敬仰的领导人，被张国焘的错误的肃反政策所杀害，十分不理解，更十分痛心。当她押解的革命“囚犯”，在长征途中，被放在总部后面，作为后卫。在被敌人追击，危及总

部时，那些待决的“囚犯”打开镣铐，拿起武器，和追击的敌人拼命战斗，总部得以安全。这些“囚犯”却是有的英勇牺牲了，活着的仍然戴上镣铐，随长征队伍继续前进，没有一个逃跑的。秋香想，这样的人怎么是反革命？她无法忍受继续执行命令，决定开小差，不再干这种危害革命的肮脏事。她离开红军回到巴山，几经周折，才找到了红军留下来坚持游击的刘子才的小部队，参加游击战争。

刘子才的游击部队利用有利地形，依靠群众拥护，开展斗争比较顺利，在大巴山又拉起一支红军。但是敌人发觉后，派大部队进行围剿，把他们与群众隔绝起来。他们虽然进行英勇的斗争，无奈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十分艰苦，仍然坚持斗争了好几年。红军长征到了延安后，曾经派人回巴山寻找过，要他们出来参加抗日，可是他们躲在深山老林里，没有找到，而且他们以为是叛徒又来招降来了，不想和来人见面。直到1939年，他们还在以小分队进行活动。他们与外界不通消息，不知道抗日战争，也不知道统一战线。中央南方局曾经派人到大巴山去找他们，要他们下山归队。因原来约好的接头暗号不合，怀疑来人是奸细，没有接上头。他们仍在深山落草流浪。日子越来越苦，队伍越来越小。但是他们仍以武工队形式坚持着。但是不幸，有一天夜晚，刘子才困极了，在山林的火堆边睡着了，他带的一个战士开枪打死了刘子才，下山投降。这支红军失去了领导，部队便散掉了。

可是秋香他们并没有丧气，她暗地回到家乡，把火种埋下，共产党的支部还在暗地活动，相信红军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果然，1947年中共中央为了配合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的斗争，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发动武装游击战争。但是南方局考虑大后方的地下党很缺乏军事干部，因此向中央请求派一批对四川比较熟悉的原四方面军老红军秘密回到四川来，帮助地下党进行武装斗争。正在华北解放战争前线担任团长的洪英汉，是一名川北籍的老红军，

便奉命回重庆南方局，被派到川康特委接受任务。川康特委派他回他的在大巴山下的故乡，清理红军走后留下来的地下组织，发动群众，准备游击战争。这本小说中的《三战华园》便是记述他回到成都的故事。

其后洪英汉单身回大巴山，在路上偶然碰到了家乡以“卖壮丁”为职业的“小钉子”，他刚从被押解的壮丁队伍中逃跑出来。小钉子正是红军的后代，可是洪英汉不知道。这就是这本书里的《小交通员》的故事。其后他在途中，还在一个小镇上偶然遇到“土匪”抢劫，搜他的行李时，把他藏在箱底的一本换了封面的苏联小说《铁流》悄悄抄走了。他知道这支土匪部队里，一定埋伏得有革命火种。他很有信心地回到家乡，他要去找寻这些火种，把它们点燃起来。但是并不如他想的那么简单，他经历了曲折惊险的过程，才接上了关系。这就是这本小说里的《接关系》的故事。以后他便在家乡从事清理原来的党组织，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这本小说里的《老三姐》《回来了》都是他经历过的事。以后他终于经过许多曲折复杂的惊险过程，找到了仍然埋伏在深山老林里的秋香。这正是他过去在巴山斗争时的老战友。从此，经过秋香的努力，把过去刘子才部队留下来的“火种”，流散各地的游击队员找了回来，一支新的农民游击队又复活了。但是他们知道现在还不是打出红军游击队旗号的时候，于是开始进行分散的打富济贫的武工队活动。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但是敌人还是从叛徒口中知道了情况，在那里进行清乡。这支队伍在洪英汉、秋香和其他许多老红军的领导下，虽然力量敌我悬殊，还是进行英勇坚决的斗争。战斗是惨烈的，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他们终于把敌人的正规部队和地方保安团队拖住，使他们无法开到正面战场上去参加对解放军的战斗。而这正是党中央所决定的在敌人大后方活动的方针：“能拖住敌人就是胜利。”他们到底坚持到1949年的冬天，打到大巴山北边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如潮水般地越过巴山，涌向川北。这支游击

队和解放大军终于胜利会师。带领解放军进入到他们这里来的，正是和洪英汉一块长征，一块战斗的解放军师长丁元明，他也是秋香和一些老红军的老战友，“小钉子”的父亲。他们终于在埋葬了无数先烈、也是他们的亲密战友的坟场里团聚了。巴山黎明到来了。这就是《秋香外传》和《巴山黎明》的故事梗概。

可惜的是，也是我终生抱憾的是，四川农民几十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顽强、可歌可泣、威武雄壮的斗争这样一部革命历史长卷，竟然以这样褴褛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我感到羞愧。如果读者能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小说片断中，凭想像连缀成一幅艺术形象的话，那就是我的最大的希望。

2004年7月1日于成都

目 录

秋香外传	(1)
三战华园	(169)
老三姐	(223)
找红军	(240)
小交通员	(263)
接关系	(280)
回来了	(312)

秋香外传

第一章 奇袭王家场

1 打破金门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大别山长征到了大巴山以后，真是如鱼得水，和四川大巴山一带的“干人”结合起来，打富济贫，开仓放粮，打土豪，分田地，穷人大翻身。红军队伍像滚雪球般迅速扩大，席卷了川陕边几十个县，建立了川陕省苏维埃和各级政权，红军发展到十几万，打垮了刘存厚一个军，还在四川省的大小军阀联合进攻下，打退了六路围剿，扩大了地盘，后来又大军横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在这几年间，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革命变化，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且先从红军到巴山以前的事说起。《雷神传奇》中说过的王天清领导的天兵和申大少爷领导的联防军合流，在巴山上打出巴山民众自卫军的旗号以后，经过几个月的整顿、编组和训练，显得越来越气派，越来越像个正规的部队了。申大少爷——哦，申大少爷既然是民众自卫军的司令，我们再也不该叫他申大少爷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叫他申司令吧。申司令和军师——哦，我们也不能再叫王天清为军师，应该叫他为参谋长了。申司令和参谋长，还有孙处长——当然就是原来的孙少奶奶——在一块说话，申司令说：“我总觉得自卫军还有一点气味不对，说不好听的话，还有一股匪

气。我们再也没有乌合之众，再也没有散兵游勇，我们要以川东游击军那样的红军来要求自己了。”

孙处长说：“一下也不能要求过高，现在的自卫军和几个月前的带有严重军阀气的联防军和带有土匪气的天兵比，已经大不一样。要说匪气，草上飞的部队还好一点，钻山狼的部队就比较重，军风军纪不好的事常常发生。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免得出娄子。”

参谋长知道孙处长是专搞政治工作的，说话更有权威性，他同意她的看法。他说：“现在要说能打硬仗的，恐怕还是头数钻山狼下面的那些亡命之徒，搞不好搞起乱来，也头数他们不好对付，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为好。我们人多势众，总能把他们慢慢地消化掉。”

申司令说：“王老带信来说，要准备打仗了，我怕到时候拉不上去，打得不响。王老要我们下山去打王家场，佯攻巴山县城，叫刘存厚感到他的屁股后边有一把火，有后顾之忧。他转过身来扑火，我们把他咬住，川东游击军就好在他的后边狠狠地揍他了。”

参谋长早已知道这个信息，他已经吩咐张宗一派几路探子下去侦察，根据他们回来报告的情况，他已经制定了下山攻击王家场的计划。他说：“自卫军拿下王家场，可以说十拿九稳，拿下王家场以后，继续向县城前进，骚扰他一阵，也不成问题。我现在想的是怎么来他一个突然袭击，把王大老爷他们抓到，也算替雷神报了大仇。”

“好，倒要听一听你有什么妙计，把王大老爷抓到手。”

于是他们围在一张地图上小声地研究起来。

研究完了以后，参谋长王天清说：“王家场是一个堡垒式的场镇，寨楼高筑，寨墙结实，特别是金门墙高院深，戒备森严，院里转弯抹角，机关很多。薛大爷的手枪队和金刚留下来的那些亡命之徒，算得是山防局的精锐部队，都用来保护寨楼和看家护院了。平常镇上检查又严，还放出了好多探子，四方打听军情，连我们这里也肯定埋伏得有他们的暗探。我们这次行动要是事机不密，山防局

提防了，要拿下王家场，恐怕要付出大的代价。所以我们的计划只限于我们这几个人晓得。到时候采取突然行动，攻其不备。”

申司令却说：“事机要密，但是你总得要叫下面各中队和各处的头头晓得吧？”

参谋长说：“别的我放心，就不放心草上飞和钻山狼下面的人走漏风声。”

“给他们两个特别打招呼。”申司令说。

参谋长把下面的头头找来开会，才说要打王家场，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现在竟然敢大模大样地下山去打大场镇，发洋财去了。有的说，在这山角落里把人憋了几年，也真够了，该出去风光风光了。有的说在山里当盗贼，只有等到抓去杀头，才有机会到王家场的杀场上去风光风光，谁知现在当了自卫军，可以到那大码头去看看。总之大家都很兴奋，摩拳擦掌，巴不得马上就出发。参谋长给大家再三打招呼，要注意不能走漏了消息。他还给草上飞和钻山狼个别打了招呼。他们都满口答应了。

最兴奋的要数秋香了。她知道这次要打开金门，捉住王家的老爷给雷神报仇，她一心想做的事情，一个人没有做到，现在大家来帮她做，一定做得成了。她想她一定要带着她的丫头队去冲锋陷阵，为捉王大老爷立头功。她带的这个丫头队有上百的青年女子，都是苦大仇深、受尽凌辱的干人，秋香教她们几个月，全都会骑马打枪，有的还向秋香学了一些功夫。孙春芳到底是女人，对于这些女兵有特别的感情，她常常跑到秋香那里去看她们，混得熟了，就动了要教她们识字，给她们讲革命道理的念头。秋香早就想学识字，那些丫头都是睁眼瞎，也想识字，孙春芳一说就成。孙春芳不厌其烦地教了两三个月，秋香带头学得最认真，认了几百上千个字，孙春芳写的简单的宣传材料，她可以读了，她好高兴呀。

秋香现在急匆匆地跑到孙春芳那里去，报告她们丫头队这次也要下山去打王家场替雷神报仇的事。她大胆地向孙春芳提出了一个

主意，她说：王家场虽然盘查得紧，那只是对精强力壮的男人，对她们女人，并不多盘问，她们可以扮成赶场的妇女，先混进场里去，作为内应，帮助外面的自卫军攻打。她们女兵里面有在金门里干过的，还可以先冲进去，为大军带路。秋香说：“我是多么想第一个杀进金门里去，第一个把王大老爷逮住呀。”

孙春芳觉得秋香说的倒是一个好主意，她马上去对参谋长说了，王天清也觉得可行。不过他说：“我们不要她们女将们去打硬仗，只要到时候她们在场里面这里那里放黑枪，喊叫自卫军已经打进来了，扰乱军心。敌人一慌乱，我们就容易得手了。至于打进金门里去捉老爷，那是硬仗，不要秋香她们去打。知道里面机关的丫头，倒可以给我们去带路。”

一切都安排妥当，只待一声号令就出发。可是很怪，临到要出发了，申司令却当着大家的面说：“根据探子报告，山防局已有准备，现在不去打王家场了，过几天自卫军要开到山北边去，另有战斗任务。”

大家听了，都泄了气，议论纷纷，说眼见到口的热包子，又不叫去拿来吃了，好不扫兴。

风平浪静地过了几天，申司令对大家宣布，明天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开到山北去。第二天一早，大部队全副武装出发，果然是向北边开过去。但是走了一程，申司令却把各中队长找去开会，参谋长当众宣布：“行军计划有变，停止向北行进，各队改按新的命令执行。从规定的下山小路下山去，向王家场前进，今夜晚一定要出山，一夜偷偷从小路行军，明天拂晓到达王家场外围，向王家场发起攻击。”

这原来又是参谋长的计谋。他是按自卫军要打王家场的消息一定已经漏出去了的设计，来安排这个声东击西之计的。其实他和申司令早已派张宗一偷偷带着侦察队化装下山，作为先行。又早已派了孙春芳带着秋香和从丫头队里选出来的几十个精干女兵，化装成

走人户的或赶场的妇女，头两天就从秋香看好的打猎小路下山，混入王家场里去，作为内应了。

这一次申司令和参谋长他们几个头头带兵下山打硬仗，还是自卫军建立起来以后打的第一仗，关系重大，非打胜不可。多亏他们派出去的探子多，情报掌握得准，又多亏他们用了声东击西，里应外合，突然袭击，网开一面等等一套计谋，头一仗算是打成功了。打了不到一天，就把王家场拿下来了。他们怎么打的，我想无须我给你们细摆这个过程，不过有的人和事还是需要向你们作个交代。

王家场既然被打下来了，那么王大老爷这些仇人被抓到没有？没有。一个也没有抓到。自卫军打王家场，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像铁桶一样把王家场紧紧包围起来了吗？老爷们怎么一个也没有被抓住呢？说起来这就是金门老爷特别是那位老太爷的老谋深算起了作用。原来他在生前就施了狡兔三窟之计，在他那间黑咕隆咚的大卧室里的大床下面，修了一条地道，直通王家场外一个古坟包下，那里有一道暗门通出去。金门里面修了好多机关，转弯抹角的复道，收藏财宝的暗室，这些都被发现了，唯独这条地道没有哪一个丫头知道。当年修的时候，是老太爷出高工钱，从外地请工匠，关起后院来偷偷修的。谁都不知道后院在修啥子。修完以后，那些工匠都回外地去了。有的人传说那些工匠从渠江坐船回去的路上，不知怎么的翻了船，全部落水淹死了。所以这条地道，除开几位老爷和薛大爷知道外，再没有一个外人知道。当年修的时候，大老爷觉得花钱太多，不大赞成，以为哪个山毛贼能打进王家场，打进像铁桶一般的金门呢？谁知老太爷过世之后，这回却真的起了救命的作用。

当自卫军把王家场紧紧包围起来，用长梯子硬爬上寨墙，又加上孙春芳和秋香带的丫头队在场里放话，放暗枪，扰乱了团防兵的军心，王大老爷以为自卫军已经攻进场里，赶紧收缩兵力带着他的家眷、亲信、马弁，在薛大爷的手枪队保护下，从地道里逃出包围

圈去，直往巴山县城逃命去了。

孙春芳和秋香带着丫头队，当申司令和参谋长打开了王家场，赶快包围住金门，紧紧攻打的时候，就由熟门熟路的丫头带着，直奔后墙，从后墙翻身进去，直奔后院，以为在那里一定可以抓到老爷们。谁知她们打了进去，后院里早已空无一人。秋香带几个女兵，勇猛地冲进老太爷的卧室一看，早已没有一个人影，发现都从大床下的地道逃跑了。秋香气得不得了，她用手枪对着黑洞洞的地道，连发了几枪。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不过出一口恶气罢了。

且说王大老爷带着亲信和残兵败将，往县城而去。一路上他和薛大爷说话，他不明白为什么探子明明报的是自卫军往北边开过去了，却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寨门口呢？为什么没有怎么接火，就说自卫军已经打进场里来了呢？山防局的团防兵虽然从缺口逃出来不少，可是他的根据地王家场被占去了，他的一直认为不可攻破的金门，没有怎么打就被打开了，他的发迹的本钱山防局，也被自卫军端光了。这个面子怎么输得起？今后在哪里立足？还好，他一家人多亏老太爷在世的时候有先见，修了通外面的地道，死里逃生，没有受损失，不然这回肯定要被自卫军一网打尽，连毛都剩不下一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一定要把这个跷板转来，恢复他的旧江山，重振旗鼓，和自卫军干到底。他决定先退到县城去，把巴到烂的那个大队抓过手来，把王神仙的神兵全编进来，把巴山山防局的牌子在县城挂起来。巴到烂本来就是金门的看家狗，他哪敢不言听计从？就是这个主意。

2 虎落平原被犬欺

谁知大老爷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等他到了县城，一切都已经变了。

巴山县的县大老爷巴到烂自从上次跟着王大老太爷上山去打天